

楊園先生詩文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七

書六

與沈尹同

弟履祥鄉從厥修渝安兩兄備聞道誼季秋經溇上特叩絳帷適緣日暮未遑細聆教益時懷闕如然仁兄深潛之氣精切之功已略得其一二足爲弟浮情之藥石矣嗣是手教遠頒虛懷下問又何其不擇人而施也方有山陰之行久失報命罪何可言弟生於陋鄉幼失先人之教碌碌流俗旣四十有餘歲而於道理茫乎未之有聞而復動而成過反躬自問無一可以不疚於心者誠天地閒罪大咎

積之人何足以辱君子之垂憫而貴里同志諸兄謬加稱許至勤仁兄綖綖之誠哉願以厚誼不可不答因敢竭其愚心而以夙昔所聞於師友而未之能行者爲兄敬陳其略而惟仁兄之教正焉大抵學者之患在於志卑而氣弱惟其志之卑則以聖賢之事謂非己之所能爲而浸淫於流俗之是安惟其氣之弱是以雖知義理之當爲而吝於改過怯於遷善無是二患矣則或矜己而自大浮夸而無實是皆暴棄之根而雖有小善終亦必亡者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惟此仁義之心而已所謂民之秉彝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但人不能充長此心而求得其本然之正

是以或措於形氣之私或溺於習俗之敝則雖入於夷狄禽獸而不自知也中庸示其功於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大學要其指於慎獨無非欲求得其本心之正而已由是而見之視聽言動無非禮也則所謂心正而身修也由是而達之五常百行則所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亦無非是也君子修之吉則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也小人悖之凶則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也所以功夫只在一念之微時存時省而古之聖賢所爲惟日孳孳不知老之將至也仁兄資旣賦其高明年復當夫英少而又重之以篤志受之以虛懷於學問之道如乘馭驥而驟康莊也斯文之任端

有所賴統惟珍重自勉天地之心雖當陰凝龍戰之日而一陽已潛回於九地之下自有生民以來終無滅息之理幸與同志諸君子努力進修則世道之慶也儒者參贊之功要不外此濂洛之風被及百世其初亦自一人爲之此道不擇人而付是在豪傑之士以身承受而已厥修渝安諸兄雖云友也弟實心師之不相見兩閱月矣并祈以是求正外告先師文一篇附呈教

與沈尹同

違別以來忽復二載去春遠辱手教碌碌未遑報命一月以前吳巨老見顧具述仁兄進德之勇益深健羨相隔之

地未及二舍相見之難等於燕粵人生幾何可勝溯游之感耶古人一年有一年功夫用一番功夫卽有一番得力不審二載間仁兄功夫如何得力如何每承惠教謙下之意過深至於平日用功次第所得淺深未嘗示及仁兄自處厚矣區區望益之誠獨不蒙見照耶燮五兄下帷仁里筆劄往復差便幸時寄教言以策衰惰至禱至禱元龍敬可兩兄懷念殊切何日得放棹東來爲數日游亦同人之大願也不悉

答沈尹同

甲午

辱仁兄手教不及裁答旣越歲矣始緣展讀之後渝安兄

索玩隨以寄去冬閒賤體病作奄尋歲月遂至失其原本  
書中所論蓋已不復能憶不知所答然弟寡昧素無聞知  
亦何足以承兄之下問哉願以進德之勇處懷之虛春秋  
之富資力之敏同志莫不推羨於兄而兄一不以是自有  
而賜遠問於寡昧無聞之弟且念去冬若竟一旦填於溝  
壑則終不得一言以報知己見問之誠幽幽之恨豈有極  
哉用是不揆鄙陋輒陳近見以當食芹之獻之萬一猶望  
仁兄批正而示以得失焉大抵大學中庸二書所以開示  
後學至詳且切矣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  
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

善而固執之要之非有二也擇善卽格物之謂知至則明  
乎善矣意誠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身  
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  
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  
功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  
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  
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或未之詳考耳其語格  
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  
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



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率以己意之所嚮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爲人也則急急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無惑也誠爲己也則反求諸其身邈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己則必闡然必慎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僥倖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

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忠孝廉節之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之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侈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吾人今日讀古人之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既已有閒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知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己自省者也所謂戒慎恐懼者也然則舍卻下學爲己更無學問之可言者矣更無功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

從功利起見早已走入小人門徑矣仁兄高志實學其於古之聖賢誠有不難安驅而至弟之淺見知無足以益其高深特以求正之切不敢自嫌匿其所短惟仁兄進教之衰病餘生無任翹企

與沈尹同 乙未

一水遙隔相見殊希知兄與日俱新之益可爲衰暮鞭辟者當已至多不審筆劄之暇可能示教一二否傳聞時閱兄有親之喪未及往弔方爲闕然而石長兄述其殮時純從釋氏殊駭於耳時閱儒者卽不能論其親於生前奚爲復從亂命處之非禮於死後乎斯亦吾等朋友之羞也往

者不諫願因仁兄獻言請以先王之禮葬勿終守夷俗之  
教則時閱於親爲幹蠱於身爲改過孝莫大矣世教大衰  
學者格物一段工夫置之不講而從事於空虛誕謾之說  
以爲高玄遂使其弊至此可爲痛心也去夏所奉一劄不  
記其語云何中閒上達天德徐以俟之一語敝友聞而規  
正其失謹以附聞其餘戾於理道尙多幸兄不吝指切

與周鳴皋

壬寅

年來遠出相見旣希及相見又勢不能久不獲盡所欲言  
懷之耿耿而已前晤季心兄言及兄曾過之道家問諸務  
季兄語兄以課子之事須命田地做慣他日析產數畝只

好夫婦傭作而食猶將不免飢寒不可不慮及也弟實聞之瞿然兩月以來時形歎息不知季兄之爲此言以兄不令諸子從師受學故進激厲之辭抑果爲兄忠告也以今舉世之人率事浮文圖利達徒喪其心術而無讀書之實季兄之言誠未爲過然爲未嘗從師受學之人謀則恐未免失之偏重也冀缺梁鴻未嘗不傭不耕以其非耕傭之人而耕傭故當時敬之異世慕之也若氓之蚩蚩荷鋤負耒不識禮義者比戶皆是矣主人握錢而呼於畔奔走就役十百爲羣使子若孫者俯首而儕侶其閒可謂亢宗否乎使父若兄者期望而成就乎此可謂貽謀之昌者乎況

此人情險惡風俗頹敗之日苟非識禮義知古今別情僞  
有以自立則一經侵侮一蹈機穽數畝者能保有不失乎  
若更進於數畝其不爲匹夫之璧者幾何矣十餘年來里  
中子弟或衣冠之後或素封之餘祖父所遺非不豐也未  
幾室廬田畝盡屬他人并妻子非其有以身陷於刑戮者  
多見矣原其故雖緣子弟之不肖亦何莫非其父兄見小  
而不見大見近而不見遠失於教誨使然哉兄讀書明義  
理自先世以降箕裘可知也其貽謀亦豈待商度而後決  
者夫古之人若倪公寬若范公仲淹若呂公蒙正諸人者  
其先世豈有遺財之足賴而亦何嘗有餽粥之產使之免

於飢寒哉顧子弟賢否如何耳弟初春及今謀於親知簞  
於胃臆未得其策所爲當食而歎臨臥而嗟者特以生兒  
六歲不能就傅縱與村兒嬉逐日就匪僻他日將無面目  
見先人而今日靦顏視息亦何心以自對且對人乎餘人  
無論已朱氏有女何心自幼見許爲婚若徒欲得不識字  
農夫異時率其妻爲人賃耕則上莊村左右豈遂無此快  
婿哉念與兄道義親戚俱當罄盡肝腑以相規益故備述  
之孝垂向常延師近以艱難諸子廢業其長者比之匪人  
幼者可見矣兄之長子年逾二十善狀無聞正學先生有  
言人才日衰少善保膝下兒念之徒有悲歎友孰厚於道

義親孰加於兒女事均一體惟吾儕共勉焉

此劄已照原稿錄出最後故紙中又得先生改筆較前尤覺精密於此見先生筆劄之微必改削盡善讀之誠不可不敬慎而精詳也

與朱韞斯乙巳二初字正思

前至石門意欲致一劄於左右不謂爾大既不在館而弟復急於返棹竟不及也相見春初忽已中夏日月空徂浩歎如何尊二人安否我兄困窮至此志氣不減往時真可謂不失所亨者矣弟懦夫也嘗以仁兄自砥竊謂朋友觀摩之益宜如是而或者覆以爲戒夫在仁兄自爲進德之事則磊磊崢嶸當有消融變化之道若在旁人不知自願



云何而輒矢口訾議其勢不至於流俗不已也孟子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而他日則謂伯夷柳下惠百世之師此何意乎竊以爲就吾人本分而言固何必聖人而可師乎聞東漢諸君子之風可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雒宋諸君子之風可使鄙夫寬薄夫敦今之學者立身未能彷彿古人之一二而好爲異論亦惑之甚矣爾大經此變故見其不苟亦所謂不幸之幸也但末俗易高惟仁兄教之益用努力鄔氏相卹之米已爲兄送去二斗兄可爲弟以二斗贈倪老嫂彼此困乏徒能申意而已弟秋冬之交婢子復有一產生男幸也生女又多一累矣尊嫂體氣近差健

否藥物不可已貧士又不能惟四製香附丸及益母膏所費甚省容能辦此否二物俱有古方可按兄之宗祀孤危極矣宜刻刻以此爲念莫爲莫致者天之命也養德養身則在人所能爲願兄損刻厲嚴寒之氣長包荒樂易之情未必非致命遂志之一義也均之困也弟則有若困於葛藟兄則有若困於株木矣奈何

別楮

連日相對終覺堅彊迂物之意多至誠惻怛之意少困阨久則猜防疑畏之心不期生而自生然何可不推誠而待物也以疑待人盡可疑以不疑與人盡可與李

忠定有言誠則明疑則暗

門內之治恩掩義義勝多至於傷恩詩美周王美其肅雖  
而記曰夫敬與和何事不行若家庭之閒之其所親愛而  
辟則易至於賊義之其所賤惡而辟則易至於賊恩賊義  
則終吝賊恩則終凶俱不可不慎戒也

不以事物經心一語或以受益或以中病

諸葛武侯云惟學可以廣才吾人才智不生率是學問不  
得力每思先友吳南村質美未學之語久而愈服康齋先  
生日錄云知弗致已弗克何以學爲然則人安可不於不  
知處求知不於難克處克將去也

與朱韞斯

前者所論別後終不能無嫌可者與不可者拒此兄有爲  
之言意將藥石祥也竊以子夏之言爲訓門人小子也然  
已不能無弊若夫子自有汎愛眾而親仁之訓矣人而不  
仁疾之已甚末世不可不慮也管寧王烈皆漢末賢者遼  
東時所論必以幼安爲是易稱君子不惡而嚴本義云天  
體無窮山高有限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吾人終身之憂只在己立身不能及君子之萬一何暇慮  
及小人之浼我哉況山藪藏疾川澤納汙人之度量自宜  
如此仁兄婢直自好鄙言固在所棄憶昔做鎮寓中曾述

鄙見以爲在今與人處世竊效古人同不軌俗異不傷物  
之指以爲苟全性命之計不見成德非惟無德可見儉德  
辟難實亦無德可儉不敢妄引至言以飾聞聽也采葑采  
菲無以下體尙惟勉思克己而已

記有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春閏倉  
猝遴此大故得用晦兄高誼幸爾克終斂事將來欲畢五  
喪貧士何以爲計凡事豫則立冬閒舉事夏秋卽當料理  
所需彼時方無失措之患石曼卿三喪未舉范忠宣以麥  
舟贈之在忠宣義固應爾而曼卿則不可以是爲心也吾  
人爲人輕侮總緣貧窮不克自振平生館穀不免口腹累

人小大事來卽將告急親友又不能以時相償故往往隱  
疾在心愚謂今日之事惟有反求諸己有田可賣則賣之  
有木可伐則伐之一身而外皆長物也將以奉親而親不  
存將以遺後而後人未有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從旁之人  
咸懷此心矣虎視眈眈其欲逐逐凡以餘燼未盡之故耳  
今日爲親而盡力從事雖卽飢餓以死棄捐溝壑不已快  
然無憾乎古之人所由不以賣身爲辱而恥於發難開之  
口不受難酬之德者凡以是也以仁兄耿介之性堅苦之  
操而弟復進以斯言似乎抱薪救火以水濟水爲感仁兄  
近事且疚心於播越之中顛沛之日夙債未能頓償之故

也因益有感於朋友之間生平卽無狀未嘗不佩服久要之訓至於親賢樂善之懷則雖老疾猶不敢衰而近年以來氣色殊惡死者已矣生者五六七人所稱半生莫逆者也乃至妄生嫌疑如以此身入於荆棘之林使人動而得刺不敢不局不敢不躄非有自反不縮之愆也非有獨立而懼之情也凡以欲終前好不敢蹈流俗之薄習耳然修己不力竟使朋友視予不啻如負塗之豕載車之鬼可歎已而仁兄復以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爲教是徒重祥之過而益見拒於故人也夫人方將拒我方將疑我欲苟同於兄而復不受善而可眞聽從所教乎祥則願兄三復不

爲已甚之言擴包荒之量己之心跡不必急明人之賢不肖姑勿指實以益朋友之嫌貳也況人各有分量愛者雖欲加諸膝不能引之使重憎者卽欲墜諸淵不能擠之使輕適足自見其私耳此箇私心起於意必成於固我始於克伐終於怨欲方其失之初不過一蔽自此而陷而離而窮勢必駸駸不已此種心術在野在朝總足以造爭黨而敗善類生心害事作事害政流禍當不小也吾人學問之際不可有一髮私心不可有一念不本天理凡以懲戒於此而省察克治不可不力耳子高兄欲遣長子來弔兄之哀祥代爲力止之蓋方有子夙兄之喪未知何時得來相



答故也恃兄見鑒於形迹之外若在他入又足生疑矣

與朱韞斯

音問久疏度吾兄今歲知己相對心緒已大不同病體亦日康也但吾人未死前一日讀書學問之益不可使虛極願與知己共相砥耳恭佩兄之爲人亦仁兄所素知者今春以不平之言深受匪人之辱聞之可爲髮指鼠雀之累幾及半載欲因我兄以商之令表兄杞老必有過人之見以教之也蓋吾邑倉場之弊極矣真遠近郡邑之所無者無論其他倉夫頂首多至一百五十兩凡邑之紳衿以及公子公孫公兄弟以及衙門之豪無非倉夫者良民其忍

言哉恭佩兄以一人觸眾怒勢已孤危鄉邦之人無可發  
口者故特爲之前導當不爲有心人所外也

與朱韞斯

某人來知吾兄近況艱難朋友閒不能爲助奈何奈何但  
於此當思生於憂患困而不失所以亨之義吾兄向所持  
窮且益堅一語今驗之果何如當有得力處也前見兄與  
薛楚玉來劄云不得與淪安及弟時時商量此言亦未可  
全諉之也古人明夷蒙難何從得友朋之助乎要當思則  
補之耳

與呂

丁未

暑月曾一至郭外度不能從容請益復恐一宿再宿卽不免應酬之煩非賤軀所堪故寧不見兄而過返也前書一十四冊已達東壁無誤否韞兄東來具述雅意因雲兄苦心量其事勢亦有難以忽然者重違台命實非初心所期也韞兄嘗以弟之行逕類乎柳下一派今竟援而止之而止矣仁兄得無缺舛乎竊意令子春秋方盛正宜強學勵志以規無疆之業萬不當以弟之故久虛師席也且弟實碌碌無可相益恆自深咎塾書三十餘年子弟從之未有一二當意者卽其效亦可觀矣鄉國名賢不乏兄亦何取此人而勲若是哉平生拙學不敢自掩者性是篤信儒先

以小學近思錄爲四書六經之戶牖階梯而吾人立身爲  
學苟不從此取途發軔雖有高才軼節焜耀當世揆以聖  
賢所示之極則終有徧頗駁雜之嫌未足與於登堂入室  
之林者也然此二書展卷讀之刻期可了無俟經年越歲  
始能得其嚮方加以令子美質稍得良師友之助以弟廢  
鈍之餘方恥瞠乎其後何心抗顏承命冒昧以前耶疾疢  
日侵志氣頹落匏繫若此惡能復進於學以期桑榆之收  
徒然永歎仁兄其何以啟我也久感至誠謹陳區區以爲  
就正之端不盡不盡

范刻勸若是  
疑當作勸勸

與呂

丁未

月杪曾抵郭門因館人艤舟待發遂邀韞斯兄同歸不及  
踵門請益也韞兄具述明德於鄙人輒有葑菲之采慚愧  
殊深又懼無以奉報知己謹效芻蕘之貢惟垂鑒焉仁兄  
文章可追作者之林德誼足希賢哲之位先代傳書旣富  
而生生之資又足無求於人年來徒以活人心切亟亟於  
醫百里遠近固已爲憔悴疾癘之託命矣但自仁兄而論  
竊恐不免隋珠彈雀之喻也昔者大禹過門不入爲放龍  
蛇周公仰思待旦爲寧百姓若夫顏之陋巷澤不被於一  
夫績罔效於一業天下歸仁焉儒者之事自有居廣居立  
正位而行大道者奚必沾沾日活數人以爲功哉若乃疲

精志於參苓消日力於道路笑言之接不越庸夫酬應之  
煩不踰鄙俗較其所損抑已多矣況復絜長短於粗工騰  
稱譽於末世尤爲賢者所恥乎弟固於知交之欲以岐黃  
之道行世者往往諫止而於仁兄彌切切也非不知衰病  
餘生緩急幸有賴藉然不敢以私利忘公理也仁兄往歲  
嘗與祥言於擊干之書連屋亦旣夙有是意矣何以久而  
未決也將亦求者踵至弗忍遽絕耶鳳凰翔於千仞烏鳶  
莫得而干之夫物情則固有然者矣韞兄耿介之性困而  
益堅去冬非理橫干得仁兄爲之排解所患亦復無恙雖  
祥聞之猶將手額何況身受之者語云善人在患弗救不

祥獨異從而擠之如弗克勝者誠不知其何心耳來年敝友巖貞虛席以迎之而以親老不能遠出固辭矣不審上邑父兄有能爲子弟致良師者否方今師道難言之矣如烏程凌渝安嘉興朱洽六武塘計廉伯諸兄德行文學均足師表於時而均苦於處非其位如旅之九四我心不快者若韞兄所遇尤窮則幾於上九烏焚其巢矣度亦仁者爲之惻心已久自古獨行之士其窮容有甚於韞兄者然或慕義於遠方或推高於異代至同閭並世則婦豎靡不侮而噬之以今視昔人情殆無不然自非達識不能破流俗之抑擥違眾咻而持獨鑒者也附便及此不盡區區

與呂

初春一晤備聞教益高明所見俱非時賢能及服膺之私  
何日忘之晝永春深緬惟進德不倦自傷老大瞠乎後之  
慚負何言西安葉靜遠訪道抵吾郡其於仁兄文章道誼  
之慕旣非一日弟忝同學敢介以前然於旦兄亦有素也  
仁兄相見淺深當自悉之舊作二稟附教回思去日忽已  
一紀齒髮空衰業靡增舊悲歎如何

與呂

壬子四月

陸壻荷先生一體之仁三錫寵視雖生死未可知爲德已  
至渥矣孝垂兄廿六日劄附覽過此又下積垢一二腹痛



亦止雖粒食不進日飲酒二三盃痢色亦澹弟告之當守  
尊方服藥以俟天命竊取解利西南無所往之義未知宜  
如何也弟自疾初作及今十月不敢親書卷筆墨自知過  
失日多義理昏塞故奮然出門以親道誼不謂德旌已西  
指矣案頭忽見天蓋樓觀略之顏深疚修己不力無一可  
爲相觀之益而復直諒不足不能先事沮勸坐見知己再  
有成事遂事之失凡連歲以來所爲適館授漿之德將何  
所爲夙夜內省其亦何以爲心耶仁兄少壯折節求友可  
謂眾矣總始終而論負兄之德意者蓋已不少若弟今日  
之疚惡豈非又增一人乎如兄賦稟之高明嗜善之饑渴

與夫擇道之不惑見義之勇爲種種懿美何難進造比肩於千古之人豪顧將久與昏濁之日苟盜浮名之輩流動若絮長角勝者某雖志行不立私心不爲兄甘之往時嘗止兄之學醫實懼以醫妨費學問之力今去此又幾春秋矣自茲以往少壯強力更有幾何誠慮行年卽若衛武已去其半中夜以興雖若橫渠猶將不及堪爲若此無益身心有損志氣之事耗費精神空馳日月乎昔上蔡強記古今程子尙以爲玩物喪志東萊日讀左傳朱子亦以其

何況制舉文字益下數等兄豈未之審思耶鳳凰翔於千仞何心下視腐鼠隋侯之珠不忍於彈鳥雀祥固

知言之於今日無及於事矣但前此未之聞抑古人有言  
非咎既往實欲慎將來耳伏惟鑒此涇涇急卒此役移此  
副精神惜此時歲月爲世道人心久大德業之計作字至  
此心煩手震不能復作然餘生得此亦兄之賜也奚所愛  
焉

與呂

壬子

吾兄一載以來往往疾作已可驗精力不及舊時矣近自  
一門之內遠而覆載之間有多少擔荷須此身以幹濟何  
可令其漸就衰損乎老氏之養生總是私其身吾儒之養  
生只爲公其身也統惟珍重

與呂

壬子八月

十有八日舟至不及待兄之歸雖爲秋祀遄返於舍然抱  
歎甚矣尊體竟已復初否東行汲汲未嘗不深西馳之懷  
也屢歲承吾兄德義之愛自慚德薄義涼無以爲賢子姪  
分毫之益內省之疚莫甚於茲至於春閒所商名臣言行  
之錄輾轉思之有未易從事者非特耳目所及百無一二  
又自揣量非著作才而三百年閒紀載大都失實不可信  
於後世國史家乘一耳又開國之時文臣不如武臣其閒  
豈無訐謫碩彞堪勒彝鼎者但幾經承樂諸臣變亂刪修  
則已盡非事實其後數大節目如復辟議禮以及三案等

事當時人物闕之不可闕載之弗堪載至於嘉隆以後大臣之行修言道者幾人錄其節義則似獨爲節義一科錄其循良則似祇爲循良一種乃若學問之士其自月川河東聘君敬齋而外則已不免墜緒茫茫矣文學則自遜志一峯諸君子而後如其人者有幾然遜志之文存亡幾半一峯之集純駁互有其餘無論已更有難者東事始末是也種種三思未得其妥若欲旁搜廣覽發潛導隱無論海內文集難以備收兼自賤疾至今心力衰短晚暮韶光盡復幾歲先代遺經未暇玩心以祈有獲庶幾桑榆之末效而復馳情野紀知小謀大妄希表見於斯世真所謂徇外

爲人去珠玉而求敝屣也初夏承商兄委批傳習錄此固  
商兄斯世斯民之心切切於出焚援溺故不擇人而呼號  
以屬之竊意人心胥溺之久有未可以筆舌爭者抑中間  
詖淫邪遁之病在在而是本原已非末流之失蓋有辨之  
不勝辨者故亦未之舉筆年來燕居深念先師遺訓非其  
義所出一簞之食不可受於人而漫承兄與商兄之惠夙  
夜怵惕不能自寧今幸賤體較之去秋稍覺安健意欲仍  
如異時就一課讀之館以畢餘齒猶得自食其力託於沒  
世無聞之義但平生未嘗就人覓館席今使無人相招固  
已自分枯槁楊園之鄉若非意所及或以子弟見屬則往

而就之度亦兄與商兄之所許者因小泮便走語溪布此區區來月望後收穫西歸圖晤不盡

與呂

癸丑

琴書出門之後耳目開滌胸中日加灑落知所得彌多也但游通都之會已閱三朔南北人士往來繁庶交游必日廣聲問必日昭恐兄雖欲自晦亦不可得迂鄙私憂誠及於此以兄高明固已洞察微隱無俟多言種種多懷不敢贅及春前承有東莊度暑之約及今思之修竹高梧紅蓮碧沼坐使幽人獨寤其中爲樂雖自有餘而意終未盈也何若主人來歸其此晨夕乎韓子云有以志乎古必有以

遠乎俗近本此意致書友人略言君子之儒遜世无悶究  
竟爲法天下可傳後世小人之儒同乎流俗合乎汙世羸  
得身名俱辱其界分所爭要亦無幾只在辨之於蚤固知  
微生之見宜爲舉世所疾附此相質未必不爲知己所可  
也手目作苦暑月有加爲字不恭希鑒日前與佩蔥論及  
以約鮮失之義佩兄云此意可進之

并及

連歲災歉既無祿仕之義復絕上下之交自分溝壑無疑  
承兄與商隱歲致粟米兼金疾病則加之以藥物因得稍  
延視息德至渥矣賜至重矣但商兄嗣息未舉諸姪親戚  
類皆下愚不移之人惟沈氏羣從有意爲善而賦質鈍弱



不能興起夙夜念此惟有靖節所云冥報相貽而已兄則子孫眾多生具美質遠維周南召南之盛近追中原文獻之休咸可幾及不使古之人專美於前也是以經月不通聲問中心輒已弗寧閒過語溪未或不以道義相示此則區區素懷所欲竊效於兄者也願兄早歸詩書師友日相敦勉以期有成十年五年之後氣象更將何如祥又啟

望日之夕與兩令子載臣霜威宿於東莊夢書檢束二字贈無黨覺而思之不爲無義無黨平日終是此二字分數少康節先生稱風流人豪然往往書此用意可知所以百泉山中能冬不爐夏不筵也查漢園兄竟已古人海瀕氣

色何宜零落至此先是祝開美吳仲木裒仲俱已早世今復失漢園可歎可歎又及

弟年來每至炊煙幾絕意外輒有相繼而又非不義自信人生有命何必傾心以營一飽閒以舉似朋友有議者曰此不可效也吾人若此則立槁而已竊以議者之意誠爲愛我然尙是信命不及論語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然否如何載臣將來聞有賣藥語溪之意果爾將與詩書日遠賈銜日近初志不期損而日損己佩蔥往歲欲學醫尙不敢相勸載臣又未及佩蔥如何下此險著

與許欲爾

湖樓之晤雖再晨夕而吾兄平日用功次第未及詳也別去殊爲歉如又自惟念辱兄下交以來十數載於茲相見固稀然相見輒私羨必有進步兄可謂能日新其德者矣是則虛下之懷求益不已似謂不佞祥亦容有芻蕘之貢其實祥何所知而有益高深之萬一哉惟服膺陳先生惓惓改過之指參以所聞先儒之論以爲改過必先知其過而欲知其過在先知乎善欲明乎善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不可不從事也所謂格物也不明乎善而能誠其身者未之有也承示淮南公遺事貽我高矩所貺實多謹謝目昏不具悉

與許欲爾

連日獲接芝宇領略道味不覺意深雲兄過山居極願緣此一訪新益因迫祭埽又小兒初攜以出身類保姆不能晷刻相舍自此知己會晤當益希矣此狀大辛令叔當已詳之左右也往者存雅堂座中承教以前輩得失不必深論吾人但師法其是以爲爲己功夫可也於時適有繼至者彼此之說俱不及盡次早復不得閒未及相質耿耿至今敢因筆墨以請正焉竊以前人已死其得其失論之固已無益於彼在吾人旣欲取以爲法則其得者固當擇而取之其失者亦當擇而舍之也是固不可以不論之詳孟

子所謂尙友古人讀書論世不可不知其人也學者若止爲人則人有耳目人有心志擇之精與不精取之得與不得以爲不與於己而姑置之可也然此念已非斯人吾與痼瘵乃身之誼已若果真切爲己則聞一言卽有一言之損益見一行卽有一行之吉凶正猶飢渴者之於飲食疾病者之於藥物惡可不辨其可否而漫嘗哉弟少亡師友不知學問之道任意取舍固常遇毒見凶噬臍何及者也故於知交之虛懷篤志者閒以恐夫一得望而不可至者及所嘗失足悔而知返而已日暮途遠者言其一二而聞者初未之或信是恐無異適於山者遇虎見傷幸未卽死

逢後來者語以虎伏之穴其情辭顏色不免駭栗或過若  
後來者不察而訶止之甚者疑其不識騶虞錯以爲虎而  
直前履之也則於爲己爲人之分可不俟多言而決矣敝  
友吳仲玉苕中髦而好學者也嘗語祥曰吾人爲學只擇  
其善者而從之不當守一家之說祥答之云若此固善但  
須擇之精退而其弟人伯賈祥云家兄此言是蓋短語故  
不及不善而改兄不與之分析而爲此婉語非切磋之道  
矣不一二年間仲玉已受某和尚衣鉢之傳甚矣學之不  
可不慎也傷哉斯道孤危惜不獲起先友而羽翼之也連  
日課誦事輟閒暇作此附瀆惟不吝往復

答許欲爾

季兄以上老連經凶疾繼以喪役已不忍問及前項矣茲荷垂情風雨命使非特季兄感佩高誼而已日者猝遽言別情緒慨然聊足慰意者爰立令子賦質醇美繼述可謂有人爰兄其不死矣乾老疾勢且進大惑不解如何如何

答許欲爾

示兒鄙猥過辱虛懷謹膺寫呈教目下踐更之局想已竣事薦災之餘適復值此爲力倍艱愧忝交末不能稍佐一籌抱歉何言辛老山陰之游言旋有日耶吾人惟有力田代食可以俯仰無忤若不免飢驅雖復較量於五十步百

步之閒壯夫意氣得不爲之摧損邪念之徒爲悼歎初旬  
便過湖頭尙圖良晤不悉

與許欲爾

庚戌三月

客冬晤游連日蓋自乙未翠薄之後又一聚樂也別後知  
所養益充所得益深令子今年下帷俱在山中抑長君仍  
遠出耶竊謂少年出門大非易事會城風色不佳何如閉  
戶發冊兄弟朋好相與切磋之多益也不則端老在半選  
往來亦易負笈從之不特親炙有道足以興起主人家法  
豈不冠絕一時耶承示高子節要閒一讀之尙嫌數條有  
未要者於其所錄之有未要不能無疑於要者之未必錄



也成書真不易言今人率多草草動云存其真面目而已  
竊以傳書與著書不同著書本其人之所得瑕瑜高下其  
面目不能自掩傳書當以世教爲心苟其立言不可以法  
天下傳後世則寧爲之深沒其文以毋滋惑世誣民之禍  
則於作者旣爲愛之以德不令叢詬於身而在我亦不得  
罪於天下後世如忠憲其人誠君子也但當時訂文集者  
固已失之於前而今茲節要復不能正之於後則亦忠憲  
之不幸也承兄惠教不敢不質其疑又此亦係學問之中  
明辨之一端非欲與世故爲同異以取尙口之窮也幸毋  
以老病之夫不足與言而棄置之終虛論正也初學備忘

本不堪呈覽前因仲木兄之采取故不能自隱又緣幾臣  
兄不遺葑菲漫爲錄出乞以原本仍致商隱以歸幾兄爲  
感紹衣兄於學進步必多令大辛叔近況何如聞有西過  
語溪之意果何期也附此殷殷外一緘煩達乾翁

與錢柏園

王子

早色甚寒忽念陶公二語本旣不豐復老病繼之又念菊  
制頽齡之句乘此午暄采得菊英一器將入桑葉爲餌以  
代藥物因饑歲不能覓錢買藥故也忽接得故人詩卷略  
展玩之其閒過柏園及哭近修諸首真所謂朋友性命者  
也前聞將有遠行意欲於扇頭書陶公止酒一詩贈之以

明區區不審柏園以爲何如老婦病起日以弄外孫爲事不知其他無足爲念總之吾二人困狀相同餘不暇及履祥拜復柏園老友

與張恭佩

令子過寓而具贄儀固非仁兄稱力之舉亦豈弟所以承兄見託之心處已處人兩有弗當矣過薄非道義也過厚亦非道義也人事應接皆然況在相知之深者弟不敢受謹爾此以爲寄膳之資則在弟可以相安而在兄亦義所可出然以貧窶故不得已究非初心也來朝遠行日暮聊具尊酒與仁兄話別盞菜蕭然或亦君子之所取因器重

之便率此不盡

與張恭佩

日者出邑適駕禾中未歸不及一晤爲歉今日試事在仁兄所謂未能免俗得之不足爲榮不得不足爲慍兩番較藝弗前固知視同飄風流水不以介於胷次也令子秋冬以來不復命至寓舍極知仁兄念弟貧窘不欲以饗殮之事相及但弟之貧常也蔬食弗給豈緣令子一人去來以爲加損令子向來失學仁兄出外日多城中氣習極憂漸濡及此不加力學更二三年雖欲爲布衣醇謹之士恐不可得此弟所切切爲慮而未能得閒爲兄罄盡言之者也

歲云暮矣將來弟不能不去此遠遊讀書一節惟深爲令子計之總之邑中決不可令久習也年來仁兄下帷何地程氏仍有相延之說否借此以課習令子亦一便也令先人葬事弟略思之若欲一時並舉力必不能莫若來年冬閒先舉令先祖之喪而以社中十餘金爲傍不足則仁兄勉處數金而更益之親友之襄事若令先公之喪事則弟日前與漢鄰公偉諸兄商之目下里人欲舉二十金之會以葬其祖則莫若仁兄勉與一會寧遜讓居後俟逐年積漸發出至期收之以舉事則不出四五年亦可完生平二大事更不必多所經營也仁兄以爲然否

答張恭佩

令子資質儘可學問但一向荒廢經書俱忘目下日理孟子四書既熟然後溫經理書之外手抄正學先生集數行與之讀略爲解釋文義今歲熟得經書明年更可商量功夫只可積漸做去若他日成就之大小則一存乎志一存乎命而已大也月初已行尊扇已代致之甚佩服明訓將矢弗諉也所憂者自今以往入世益深爲學之志不篤不免漸失本來耳子爽邇可朝夕同事極望勉以道義後生從此植基異時入世尙恐胥溺若一向利欲薰心根本先壞向後可知矣器重到蛟川後意思如何塗中極聞開罪

於仁兄此亦可言弟之罪也平日愷翁格言甚多家風頗爲謹約子弟守此亦可少過又辱吾等迂腐之交幾年於茲不知何以動多乖張想見胷中一概藐棄落莫之人也然幸仁兄益切磋之吾人今日止宜耕田負薪入深山而友麋鹿絕不與世人作緣可以放懷自適若不能然而尙欲餽其口於四方則是自處固已出於辱身賤行而欲人之致敬盡禮宜不可得故弟平生於處館一事只作傭力而未嘗自視以爲先生者也此亦仁兄之所素悉而非自今言之也

與張恭佩

訟事不知何日可結貧士久累其身困苦如何不能一奮  
同仇之義徒有內慙而已目下事勢度亦能勝但恐勝而  
不盡其法使鼠輩有所懲創將來未免氣餒益張則桑梓  
之弊滋深耳語溪之劄每作輒似有沮不知何故正恐雖  
爲此行未必有濟茲特附上行止惟尊裁之此事了局之  
後特望飄然高舉與二三知己作耦耕之計詩所謂稼穡  
維寶代食惟好十畝之閒桑者閑閑是也處亂世生汙俗  
蟬蛻物外猶可自適吾兄尙平之願已畢亦復何心屈辱  
塵垢中耶種種未悉

與張恭佩



弟往年曾以元城康齋書屬邇可鈔錄一卷不知邇可沒  
後其所鈔仁兄簡得否若有可尋尙望畱意也弟不錄副  
本故耳里中子弟大概輕猥此子質美惜無讀書之命旁  
人不能成其志今竟夭折念之傷痛一門孤寡聖揆能加  
意照卹否念其兄弟往年急難之情真如骨肉一旦相繼  
早世衰病餘生徒然負疚耿耿此衷未審何日可對泉下  
人耳兩棺尙在室中抑已遷至墓所乎念之念之寒食返  
舍圖晤不悉

與許元龍

年來衰病益甚親舊往還益稀加以目昏手震雖筆劄之

屬不能如往時之便矣仁兄必能鑒此不我督過也初夏  
曾一經郡中見施先生及諸相知粗聞近履之概而以蠶  
月遄返不遑走候爲歉乃來書猥以不虞之譽相加眞愧  
汗無地也拙學從無所得特以迂拙之故守義安命不敢  
妄有所營卽館穀一節豐歉不以經心其席之有無久暫  
莫不聽其自至而已然往往得之過分未嘗不以內媿於  
心蓋驗之從游少年罕有好修之士卽可見某之無術而  
有負主人之厚德多矣所諭皇夏兄本名家之子往以外  
誘一旦失塗固爲可惜若能不遠而復折節整躬以爲維  
新之圖誠光於祖考之美節也昔者託於交末聞之喜躍

更何敢自外但內則有兩令叔之典型外則素有施先生與仁兄之陶鑄其於鼓之舞之之益夫豈淺淺何有於鄙人哉願俟德起行修以寫故交之懷而已近緣婦病在館之日殊少切勿枉駕懼失追陪容日自當造郡專叩附此不悉夏兄乞道意

復諸友

去冬辱諸仁兄寵命之臨重以元龍兄屈己之顧義不克違竊假葬親會之末議得遂請教之素懷不圖諸執事過加隆禮約菴至并望日之會以行之使祥一旦處非其分當日惶悸不已退而慙愧益不可言乃諸執事不以疇昔

之舉深失禮於人之悔復枉敬可兄申以後命未及拜答而約菴書下更諄切言之此固諸仁兄皇皇求仁義不擇芻蕘而問之盛心乃履祥何人斯尙敢不自揣量妄以承命哉敬布本末以辭於下執事惟諸仁兄垂鑒焉顧區區私衷所以佩服德義而不敢不期以相勗者蓋自文徹道喪以來人心一溺於利欲一溺於邪說詖行非一朝一夕之故是以淪胥塗炭至於此極也其在於今猶未懲艾父兄旣以舊聞習見安爲當然貿貿以日趨於行險僥倖之塗而不之悔悟子弟承服其訓益將深漸而力摩之嚮嚮詡詡自以爲得而莫覺其非閒有一二不欲等於流俗者

高談性命而不知日用當行爲何事文章智略夸絕倫等而不思我所固有爲何物大學八條目中庸五達道篤志力行者幾人哉以是相尋生心害事干戈禍亂宜無已時也天地之生人爲貴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謂其身不能者自棄者也謂其人不能者賊人者也吾人隱居求志舍居仁由義何事哉試一一循省今早作夜思且晝之所爲果能無一害人之心否耶果能無一穿窬之心否耶充無欲害人之心充無穿窬之心其能無過不及皆中天理不失之爲我兼愛執中無權否耶有過不及其能遷善改過否耶何修而知之明何修而行之果無曲學以阿世不欺己

以欺人雖無文而猶興侯聖人以復起以此終身求之真有凜乎若涉春冰茫乎其無所畔岸者矣弟愚而不明柔而不強虛生覆載之閒奄忽與草木同盡無惑也願諸仁兄及此盛年努力於進德修業以無貽末路之悔固以成己亦以成物使弟衰病之餘猶得仰藉提誨切磋之益以稍補蓋於後則幸甚幸甚精力頽頓一劄之報遲以半載勉就楮墨動見謬迷統惟原宥不一

與施易修

奉教而後陰雨隨之竟不及再請見也先師奏議及乾兄著述確爲錢使浮沈故并尊劄亦不達此數年來所僅有

之事可知寄空書易別附一物卽有可虞也延陵惇仲升  
兄年已高於錫山山陰兩先生之學所稱深造而自得之  
者將於歸塗特畱信宿就正念今遺者無多先生必所欲  
見特此附聞

與徐忠可

比日郡中人情聞稍安靜然總之未宜入城也承惠良藥  
雲老云且未宜並進目下服腎氣丸畢乃繼以河車丸故  
尙珍藏以待耳一二十年來每遇顛沛疾病輒荷雅德念  
無以稍酬萬一庶或以平生拙學爲令子罄竭而未得其  
會今者干戈甫興疾困日憊誠憂一旦不及徒抱耿耿如

何如何語水及門所彙屢歲鄙言謹以五帙呈教其未當者希示不一

楊圓先生全集卷之七終